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山水小牘 第一卷

趙知微兩夕登天柱峰翫月 九華山道士趙知微，乃皇甫玄真之師。少有凌雲之志，入茲山，結廬於鳳凰嶺前。諷頌道書，鍊志幽寂。蕙蘭以為服，松柏以為糧。隱跡數十年，遂臻玄牝，由是好奇之士多從之。玄真既申弟子禮，服勤執敬，亦十五年。至咸通辛卯歲，知微以山中煉丹須西土藥者，乃使玄真來京師，寓於玉芝觀之上清院。皇甫枚時居蘭陵裡第，日與相從，因詢趙君事業。玄真曰：「自君師門，人不見其愴容。嘗云：『分杯結霧之術，化竹釣鱸之方，吾久得之，固恥為耳。』去歲中秋，自朔霖靈，至於望夕，玄真謂同門生曰：『甚惜良宵而值苦雨。』語頃，趙君忽命侍童曰：『可備酒果。』遂遍召諸生，謂曰：『能昇天柱峰翫月不？』諸生雖強應，而竊以為濃陰駛雨如斯，若果行，將有墊巾角、折屐齒之事。少頃，趙君曳杖而出，諸生景從。既辟荆扉，而長天廓清，皓月如晝。捫蘿援篠，及峰之巔，趙君處玄豹之茵，諸生藉芳草列待。俄舉卮酒，詠郭景純《遊仙詩》數篇，諸生有清嘯者、步虛者、鼓琴者，以至寒蟾隱於遠岑，方歸山舍。既各就榻，而淒風苦雨，暗晦如前。眾方服其奇致。」玄真棋格無敵，黃白亦復得其玄妙。壬辰歲春三月，歸於九華，後亦不更至京洛。

韓文公從大聖討讐

韓文公之寢疾也，名醫良藥，日進有加，而無瘳。忽宵中驚怖，既寤，而汗沾衾裯。命侍人扶坐，小君問之，良久曰：「向來夢神人，長丈餘，金鎧持戟，直入寢門，我不覺降階拜之。自稱大聖，瞋目謂我曰：『睚眦骨稅國世與韓為仇，吾欲討之而不能，如何？』我跪答曰：『願從大聖討焉。』」不旬日而文公薨，果從其請矣。

元稹烹鯉得鏡

丞相元稹之鎮江夏也，嘗秋夕登黃鶴樓，遙望河江之湄，有光若殘星焉，乃令親信某往視之。某遂棹小舟，直詣光所，乃釣船中也。詢彼漁者，云：「適獲一鯉，光則無之。」親信乃攜鯉而來。既登樓，公庖人剖之，腹中得鏡二，如古大錢；以面相合，背則隱起雙龍，雖小而鱗鬣爪角悉具。既登，則常有光耀。公寶之，置臥內巾箱中。及相公薨，鏡亦亡去。

永福湖水變血

滎陽郡城西有永福湖，引鄭水以注之。平時繞岸皆台榭花木，乃太守郊勞班餞之所。西南墀多修竹喬木，則故徐帥崔常侍彥曾別業也。當咸通中，龐勛之作變，崔公為所執也，湖水亦如凝血者，三日而復。未幾而其家凶問至。餘光啟初寓居鄭地，故得之。昔讀本朝書，見河間王之徵輔公祐也，江行，舟中宴群帥，命左右以金碗酌江水。將飲之，水忽化為血，合坐失色。王徐曰：「碗中之血，公祐授首之徵。」果破之。則禍福之難明也如是。

冠蓋山獲古銅門

餘溫泉別業有田客。咸通中，因耕於莊前冠蓋山之陰，獲古銅門，長二尺餘，其魁方而下殺，柄曲且圓。既治之，四週皆隱起麟鳳龜龍之狀，標有異字十。訪於明篆籀者，亦不能詳。餘思之，古史云：「秦皇所幸，令望氣者望有佳氣處，輒瘞奇物以厭當之。」此其是乎？而莊後橫岡，發自紫邏，聯鳴臯而東，泊莊之左，已延袤數十里矣。莊西二里許，舊掘溝三道，以斷厥勢，亦類此也，故書。

風捲曝紙如雪

唐文德戊申歲，鉅鹿郡南和縣街北有紙坊，長垣悉曝紙。忽有旋風自西來，卷壁紙略盡，直上穿雲，如飛雪焉。此兵家大忌也。夏五月，郡守死。

蛇鼠鬥

乾寧末，初，峽師蛇鼠鬥於南門之外，觀者如堵。蛇死而鼠亡去。未旬而峽師遇禍。則知內蛇死而鄭厲人，群鼠奔而蒲山亡。妖由人興，可為戒懼。

白角櫛之異

唐張應自榮梗命至河內郡，涉九鼎渡，所乘小駟驚逸；及北岸，視後足有物縈繞，狀如大蚓，絳色。乃抽佩刀斷於地，輒復相續，堅縮如白角櫛，紅影若縷。橫絡之，遂寘諸囊中，事畢而還。復渡河，至河陰，天景{左火右歛}蒸，憩於園井，就之濯濯。因與園叟話之，取角櫛置盆水上，忽黑氣渤興，濃雲四合，狂電震霆，雨雹交下，食頃方霽，盆河而櫛已亡。

埋蠶受禍

唐咸通庚寅歲，洛師大饑，穀價騰貴，民有殍於溝塍者。至蠶月而桑多為蟲食，葉一斤直一錢。新安縣慈潤店北村民王公直者，有桑數十株，特茂盛蔭翳。公直與其妻謀曰：「歉儉若此，家無見糧，徒極力於此蠶，尚未知其得失。以我計者，莫若棄蠶，乘貴貨葉，可獲錢千萬。蓄一月之糧，則接麥矣。豈不勝為餒死乎？」妻曰：「善。」乃攜插坎地，養蠶數箔瘞焉。明日凌晨，荷桑葉詣都市鬻之，得三千文，市兔肩及餅餌以歸。至徽安門，門吏見囊中殷血連灑於地，遂止詰之。公直曰：「適賣葉得錢，市兔肩及餅餌貯囊，無他物也。」請吏搜索之。既發囊，唯有人左臂，若新支解焉。群吏乃反接送於居守，居守命付河南府。尹正瑯琊王公凝，令綱紀鞠之。具款云：「某瘞蠶賣桑葉，市肉以歸，實不殺人，特請檢驗。」尹判差所由監令就村驗埋蠶處。所由領公直至村，先集鄰保，責手狀皆稱實，知王公直埋蠶，別無惡跡。乃與村眾及公直同發蠶坑，中有箔角一死人，而闕其左臂，取得臂附之，宛然符合。遂復領公直詣府白尹。尹曰：「王公直雖無殺人之辜，且有坑蠶之咎，法或可恕，情在難容。蠶者，天地靈蟲，綿帛之本。故加勦絕，於殺人不殊，當置嚴刑，以絕凶丑。」遂命於市杖殺之。使驗死者，則復為腐蠶矣。

韋玘馬禍

京兆韋玘，小逍遙公之裔，世居孟州泛水縣莊。性不喜書，好馳騁田弋，馬有蹄齧不可羈勒者，則市之。咸通末，因來泛水，飲於市。酣歌之際，忽有鬻白馬者，曰：「此極駟駿。」玘乘之於衢，曰：「善，可著鞭者。」遂市之。日宴乘歸，御之鐵鞭，一僕以他馬從。既登東原，絕馳十餘里，僕不能及。復遺鐵鞭，馬逸不能止，迅越藜莽溝吠，而玘酒困力疲，度必難禁矣。馬方驟逼大桑下，玘遂躍上高枝中，以為無害矣。馬突過數十步，復來桑下，瞋目仰視玘，而長鳴躩地。少頃，齧其桑本，木柝落如掌。臥即或齧草於十步五步內，旋復來齧不已，桑本將半焉。玘懼其桑之顛也，遙望其左數步外有智井，伺馬之休於茂草，乃跳下疾走投井中。才至底，馬亦隨入，玘與馬俱殞焉。

王玄衝登華山蓮花峰

咸通癸巳歲，餘從鼎臣兄自汝入秦。冬十二月，宿於華野狐泉店。鼎臣兄與餘同登南坡蘭若，訪主僧曰義海，因話三峰事。海曰：「去秋，有士人王玄衝者，來自天姥。雲遊涉名山，亦盡東南之美矣；惟有華山蓮華峰，今則方何一登耳。計其五千仞為一旬之程，既上當構煙為信。翌日，發笈取一藥壺並火金以去。及期，海至桃林以俟。數息間，有白煙歛起蓮花峰，海秘之不言。後二旬而玄衝至，言曰：『前者既入華陽山，尋微徑至蓮華峰下。初登雖峻險，猶可重足一跡；既及峰三分之一，則劣容半足。乃以死誓志，作氣而登。時遇石室，上下懸絕，則有蘿蕩及石發垂下，接之以升，果一旬而及峰頂。頂廣約百畝，中有池亦數畝。菡萏方盛，濃碧鮮妍，四旁則巨檜喬鬆。池側有破鐵舟，觸之則碎。既周覽矣，乃構火焉。既而循池翫花，探取落葉數片及鐵舟寸許懷之。一宿乃下，下之危慄，復倍於登涉時。』海不覺其執玄衝手曰：『君固三清之奇士也。』於是玄衝盡以蓮葉鐵舟鐵贈海。明日復負笈而去，莫知所終。則尚子尋五嶽，亦斯人之徒與？」

魯山堯廟

汝之魯山縣二十里曰魯山，民謠曰路山，則古曰堯山也。岳山有唐堯廟，故《文選·南都賦》云「甘厥龍而為醢，視魯山而來遷。奉先帝而追孝，立唐祀於堯山」是也。

衛慶耕田得大珠

衛慶者，汝墳編戶也。其居在溫泉，家世游惰，至慶乃服田。嘗戴月耕於村南古項城之下，倦憩荒陌，忽見白光燄燄起於壟畝中若星流。慶掩而得之，遂藏諸懷。曉歸視之，乃大珠也，其徑寸五分，瑩無纖翳，乃衣以縑囊，緘之漆匣。會示博物者，曰：「此合浦之寶也，得蓄之，縱未貴而當富矣。」慶愈寶之，常置於臥內。自是家產日滋，飯牛四百蹄，墾田二千畝，其絲枲他物稱是，十年間鬱為富家翁。至乾符末，慶忽疾，雖醫巫迭進，莫有徵者，踰月病且亟。忽聞枕前槍然有聲，慶心動，使開匣，珠有？若縷，色如墨矣。數日而卒，珠亦亡去。自是家日削，子復不肖，貨鬻以供蒲酒之費。未釋喪，室已如懸罄矣。

董漢助宴陣沒同僚

汝墳部將董漢助，善騎射，力兼數人，趨捷能鬥。累戍於西北邊，羌人憚之。乾符丙申歲，為汝之龍興鎮將。忽一日，謂其妻曰：「來日有十餘故人相訪，可豐備酒食。」其家以為常客也。翼日，盛飾廳事。至辰巳間，漢助束帶出鎮門，向空連拜，或呼行第，或呼字，言笑揖讓而登廳。其家大愕，具酒食若陳祭焉。既罷，其妻詰之，漢助曰：「皆曩日邊上陣沒同儕也。久別一來耳，何異之有？」後漢助亦無恙。至明年秋八月晦，青土賊王仙芝數萬人奄至。時承明之代，郡國悉無武備。是日，郡選銳卒五百人，令勇將饒洪主之。出郡東二十里苦蒿店，盡為賊所禽，唯一騎走至郡。郡人大驚，遂閉門登陴，部分固守。漢助以五百人據北門。九月朔旦，賊至合圍，一鼓而陷南門，執大守王鐸。漢助於北門乘城苦戰，中矢者皆應弦飲羽，所殺數十人。矢盡，賊已入，漢助運劍復殺數十人。劍既折，乃抽屋椽復殺數十人。日夕饑疲，為兵所殲。賊帥亦嗟異焉。

趙將軍凶宅

許都城西之北陬，有趙將軍宅。主父既沒，子孫流移，其處遂凶，莫敢居者。親近乃榜於里門曰：「有居得者便相奉。」乾符初，許有游氏子者，性剛悍，趨捷過人，見榜曰：「僕猛士也，縱其妖異，必有以制之。」時盛夏既夕，攜劍而入。室宇深邃，前庭廣袤。游氏子設簾中庭，絳綵而坐。一鼓盡，闐寂無驚。游氏子倦，乃枕簾面堂而臥。再鼓將半，忽聞軋然開後門聲。蠟炬齊列，有役夫數十，於堂中灑掃，辟前軒，張朱簾繡幕，陳筵席，寶氣異香，馥於簷楹。游氏子心謂此必小魅耳，未欲迫之，將觀其終。少頃，執樂器，紆朱紫者數十輩，白東廊升階；歌舞妓數十輩，自後堂出，入於前堂。紫衣者居前，朱綠衣、白衣者次之，亦二十許人，言笑自若，揖讓而坐。於是絲竹合奏，飛觴舉白，歌舞間作。游氏子欲前突禽其渠魅，將起，乃覺髀間為物所壓，冷且重，不能興；欲大叫，口哆而不能聲。但觀堂上歡洽，直至嚴鼓方散。燈火既滅，寂爾如初。游氏子駭汗心悸，匍匐而出。至里門，良久方能語。其事後，卒無敢居者。

魯縣紇豆將軍廟

汝州魯縣，元魏時西廣州也。刺史紇豆陵屠，雄勇有智略。及卒，將吏奉遺旨窆於子城南之左卻敵上。今縣治其中，於卻敵前立廟，題云「紇豆將軍」，歲時奉祀焉。

王知古為狐招婿

咸通庚寅歲，盧龍軍節度使、檢校尚書左僕射張直方，抗表請修入覲之禮，優詔允焉。先是，張氏世蒞燕土，民亦世服其恩。禮燕台之嘉賓，撫易水之壯士。地沃兵庶，朝廷每姑息之。洎直方之嗣事也，出綺紈之中，據方岳之上，未嘗以民間之休戚為意；而酣酒於室，淫獸於原，巨賞狎於皮冠，厚寵集於綠幘。暮年而三軍大怨，直方稍不自安。左右有為其計者，乃盡室西上。至京，懿宗授之左武衛大將軍；而直方飛蒼走黃，莫親微道之職。往往設罟置於通衢，則犬彘無遺，臧獲有不如意者立殺之。或曰：「輦轂之下，不可專戮。」其母曰：「尚有尊於我子者耶？」則僭軼可知也。於是諫官列狀上，請收付延尉。天子不忍置於法，乃降為燕王府司馬，俾分務洛師焉。直方至東都，既不自新，而慢游愈極。洛陽四旁，翫者、攫走者見皆識之，必群噪長嘯而去。有王知古者，東諸侯之貢士也。雖薄涉儒術，而素不中春官選。乃退處於三川之上，以擊鞠飛觴為事，遨遊於南鄰北裡間。至是有紹介於直方者，直方延之，睹其利喙膽辭，不覺前席，自是日相狎。王辰歲冬十一月，知古嘗晨興，俄舍無煙，愁雲塞望，悄然弗怡，乃徒步造直方第。至則直方急趨將出，謂知古曰：「能相從乎？」而知古以祁寒有難色。直方顧小童曰：「取短皂袍來，請知古衣之。」知古乃上加麻衣焉。遂聯轡而去，出長夏門，則微霰初零；由闕塞，而密雪如注。乃渡伊水而東，南踐萬安山之陰麓；而轄弋之獲甚夥。傾羽觴，燒兔脰，殊不覺有嚴冬意。乃霧開雪霽，日將夕焉。忽有封狐突起於知古馬首，乘酒馳之，數里不能及，又與獵徒相失。須臾，雀噪煙暝，莫知所如。隱隱聞洛城暮鐘，但徬徨於古陌樵徑之上。俄而山川黯黯，若一鼓半。試長望，有炬火甚明，乃依積雪光而赴之，復若十餘里。至則喬木交柯，而朱門中開，皓壁橫互，真北闕之甲第也。知古及門下馬，將徙倚以達旦。無何，小駟頓轡，闔者覺之，隔壁而問阿誰。知古應曰：「成周貢士太原王知古也。今且有友人將歸於崆峒舊隱者，僕餞之伊水濱，不勝離觴；既摻袂，馬逸復不能止，失道至此耳。遲明將去，幸無見讓。」闔曰：「此乃南海副使崔中丞之莊也。主父近承天書赴闕，郎君復隨計吏西征，此惟閨闈中人耳，豈可淹久乎？某不敢去留，請問於內。」知古雖怵惕不寧，自度中齊矣，去將安適？乃拱立以次。少頃，有乘壘炬自內至者，振管辟扉，引保母出。知古前拜，仍述厥由。母曰：「夫人傳語：主與小子皆不在家，於禮無延客之道。然僻居於山藪接畛，豺狼所嘯，若復固拒，是見溺而不援也。請舍外廳，翌日可去。」知古辭謝，從保母而入。過重門側廳所，樂廬宏敞，帷幙鮮華。張銀燈，設綺席，命知古坐焉。酒三行，復陳方丈之饌，豹胎鮑魚，窮水陸之美，保母亦時來勉。食畢，保母復問知古世嗣宦族及內外姻黨，知古具言之。乃曰：「秀才軒裳令貴，金玉奇標，既富春秋，又潔操履，斯實淑媛之賢夫也。小君以鍾愛稚女，將及笄年，嘗託媒妁為求佳對久矣。今夕何夕，獲遵良人？潘楊之睦可遵，鳳凰之兆斯在，未知雅抱何如耳？」知古斂容曰：「僕文愧金聲，才非玉潤，豈家室為望，惟泥塗是憂。不謂寵及迷津，慶逢子夜，聆好音於魯館，逼佳氣於秦台。二客游神，方茲莫及，三星委照，唯恐不揚。倘獲託彼強宗，睠以佳耦，則生平所志，畢在斯乎？」保母喜，謔浪而入白。復出，致小君之命曰：「兒自移天崔門，實秉懿範。奉蘋蘩之敬，知琴瑟之和。惟以稚女是懷，思配君子。既辱高義，乃葉夙心。上京飛書，路且不遠，百兩陳禮，事亦非僭。忻慰孔多，傾囑而已。」知古誓折而對曰：「某蟲沙微類，分及溷淪，而鐘鼎高門，忽蒙彩拾。有如白水，以奉清塵；鶴企覺趨，唯待休旨。」知古復拜。保母戲曰：「他日錦雉之衣欲解，青鸞之匣全開，貌如月華，室若雲邊，此際頗相念否？」知古謝曰：「以凡近仙，自地登漢，不有所舉，誰能自媒？謹當銘彼襟靈，志之紳帶；期於沒齒，佩以周旋。」復拜。少時，則燎沈當庭，良夜將艾，保母請知古脫服以休。既解麻衣，而皂袍見。保母謂曰：「豈有逢掖之士而服短後之衣也？」知古謝曰：「此乃假之於與所游熟者，固非己有。」又問所從，答曰：「乃盧龍張直方僕射所借耳。」保母忽驚叫仆地，色如死灰。既起，不顧而走；入宅，遙聞大叱曰：「夫人差事！宿客乃張直方之徒也。」復聞夫人者叫曰：「火急斥出，無放寇讐！」於是婢子小豎輩群出，乘猛炬，曳白梘而登階。知古？僕，趨於庭中，四顧遜謝，謔言狎至，僅得出門。才出，已橫門闔扉，猶聞喧嘩未已。知古愕立道左，自怛久之。將隱頽垣，乃得馬於其下，遂馳去。遙望大火若燎原者，乃縱轡赴之，則輪租車方飯牛附火耳。詢其所，則伊水東草店之南也。復枕簾假寐，食頃，而震方洞然，心思稍安。乃揚鞭於大道，比及都門，已有張直方騎數輩來跡矣。遙至其第，既見直方，而知古憤懣不能言，直方慰之。坐定，知古乃述宵中怪事。直方起而撫髀曰：「山魃木魅，亦知人間有張直方也。」且止知古。復益其徒數十人，皆射皮飲羽者，享以卮酒豚脰，與知古復南出。既至萬安之北，知古前導，殘雪中馬跡宛然。直詣柏林下，則碑板廢於荒坎，樵蘇殘於密林，中列大塚十餘，皆狐兔之窟宅，其下成蹊。於是直方命四週張羅數弓以待，內則束縲荷鍤，且掘且熏。少頃，群狐突出，焦頭爛額者、置羅貫掛者、應弦飲羽者，凡獲狐大小百餘頭，以其屍歸。三水人曰：嗟乎王生，生斯世不諧，而為狐貉所侮，況其大者乎！向若無張公之皂袍，則強死穢壇之穴矣。餘時在洛敦化裡第，於庠集中博士渤海徐公謙為餘言之。豈曰語怪，以摭奇文，故傳言之。

